

解析杜威有關 工作活動（Occupations）的主張

單文經*

本文旨在解析杜威（John Dewey, 1859-1952）有關工作活動的主張。文分五節，第一節前言說明研究的動機與目的、主要文獻探討與評述，以及研究方法與進行步驟；第二節則自早年經驗、實務觀察、學理反思，以及思潮引領等方面，說明杜威提出其有關工作活動主張的緣由；第三節則在分析當時一般人對手工訓練的界定後，特別強調杜威認為工作活動乃是在社會真實生活中，為兒童安排的兼具激發理智與促進實踐雙重功能的學習工作，而非只是忙碌的勞動或純粹動手的例行公事而已；第四節自滿足兒童需求、引發其學習興趣與動機，增進兒童經驗、堅實其繼續求知的根本，以及培養兒童膽識、奠定其未來生活的基礎等三方面，闡釋杜威對於工作活動之教育價值的論點。最後，第五節為結論。

關鍵字：杜威、工作活動、手工訓練運動

* 中國文化大學師資培育中心教授

通訊作者：單文經，e-mail: wjshan@ntnu.edu.tw

壹、前言

顧名思義，本文旨在就杜威（John Dewey, 1859-1952）對於工作活動（occupations）的主張，作一番解析。在這一節前言當中，作者將就研究動機與目的、主要文獻探討與評述，以及研究方法與進行步驟等三者作一說明。不過，在正式行文之前，先就“occupations”的字意，稍作說明。

誠如 Kliebard（2004, p.60）所指出的，杜威用“occupations”這個字做為他於 1896 年所創辦的杜威學校所施行的課程中一個「統整的概念（unified concept），乃是一項不幸的選擇（unfortunate choice）」；因為一般人總是會把它跟「職業教育」或「過分強調外在活動」等作法，聯想在一起。Kliebard 更指出，杜威一生當中不時要為他使用這個字的特別用意，作出解釋。例如，1940 年，也就是他八十一歲時，杜威仍在講堂上闡明“occupations”的意思（Dewey, 1940）。

依杜威（Dewey, 1940）的說法，“occupations”一詞的動詞為“occupy”，是指人們對於物質、空間等的占有或擁有，注意力、時間等的投入或充塞，也指心中為某些思慮或想法所盤據。所以，土地、金錢、領土、房屋的占有或擁有固然是“occupation”；接受天理良心、上帝神明、權威領導等的呼召，以致有各種思慮或想法盤據在心中，隨之而投入時間與精力，所執行的職業、事業、專業，也都是“occupation”。在他看來：“occupations”這個字的真諦在於，當人們在應對神聖的「呼召」（calling）而承擔「職業」（vocation）的責任，與人合作經營「事業」（business）以創造利潤，或是在執行「專業」（profession）以發揮所長時，都能秉持專心一致、全心投入、忙碌充實等的態度認真為之。¹

在中文世界裡，有逕將“occupation”直譯為職業（如鄒恩潤譯，1927）者；有意譯為作業者（如劉時工譯，2012）；亦有意譯為活動作業者（如李文奎，1992；易紅郡、繆學超，2012）或主動作業者（如張雲鳳，2008；羅麗萍、謝雲天，2011）；不一而足。然而，職業的譯法固屬不甚恰當；作業、活動作業、主動作業，又易與課堂作業或家庭作業混淆；因此，作者慮及，包含專注參與、投入心力等特性的「工作」與「活動」二詞，皆是職業與作業等概念之所以成立的基本內涵，乃參酌林玉体（2000，頁 416）的譯法，將“occupations”譯為工作

¹ 這段文字是參考杜威在 1940 年七月 8-19 日，在哥倫比亞大學師範學院以〈當前哲學論題的教育涵義〉（Educational implications of current philosophical issues）為題而開設的「Philosophy s131」一門功課的講義中一段話而改寫（Dewey, 1940, pp. 110-111）。這門課由杜威負責主講，而由 Joseph Ratner 及 E. N. Garlan 兩位博士擔任助理，帶領學生討論。講義中 107-113 頁的內容，是由杜威親自打字。

活動。²

一、研究動機與目的

(一) 工作活動在杜威的課程理論佔有重要的地位

Kliebard (2006, p.122) 在〈杜威對課程概念的重建：由工作活動到學科知識〉(Dewey's reconstruction of the curriculum: From occupation to disciplined knowledge)³中，就著杜威《民主與教育》第十五章〈課程中的遊戲與工作〉(Play and work in the curriculum) 第一節「積極的工作活動在教育當中的地位」(The place of active occupation in education) 之內容，作了這樣的評論：「杜威回到了這一個在他課程理論中，始終佔有核心地位的論題」。

Kliebard (2006, p.124) 繼續解說此中的緣由，乃在於：藉由把工作活動置入課程，才使得「有組織的知識由其純化與抽象的環境中解放了出來」。蓋當時（其實現在臺灣何嘗不是如此？）無論中小學課程與教學的進行，皆常干犯 Fenstermacher (2006, p.101) 所說的「赫爾伯特錯誤」(Herbart's error)，也就是「太過強調教師在確保學生習得教材時的作為」而較疏忽學生的學習興趣與動機，乃至學習的過程與結果。

Kliebard (1992, p.77) 在〈杜威與赫爾伯特論者：課程理論的起源〉(Dewey and the Herbartians: The genesis of a theory of curriculum) 中即以：「由基本的工作活動向著抽象的教材發展的作法，即成了杜威課程理論的核心」一語，直指：工作活動這個概念在杜威課程理論中確實佔有重要的地位。

(二) 工作活動這個概念的涵義有待解析

然而，誠如 Writh (1966, pp. 130-131) 所指出的：「打從一開始，杜威所提出的這個概念即未能讓大家充分理解與接受」。所以，後來杜威一再重複地強調，他所指的工作活動絕非一些讓兒童、學生忙碌的、「實用的」工作，也不是要把他們訓練成為廚師、女裁縫，或是木工 (Dewey, 1899a, p.16; 1899c, p. 92; 1901b, p.298; 1916a, p.270; 1938b, p.118; 1940, pp. 110, 119)。

事實上，直到現在，一旦有人談起與工作活動有關的課程概念，還是會輕蔑地說「那不過是一些工作，或是一些活動，有什麼特別的意義呢？」作者發

² 請參看林玉体翻譯的《民主與教育》書末〈索引〉中第 416 頁左上頁，將“occupations”譯為工作活動。

³ “disciplined knowledge”或可譯為「符合學術規訓的知識」，惟不如「學科知識」精簡。

現，除了遭致誤解或是輕視之外，誠如下一小節所作的主要文獻探討與評述顯示，現有的文獻當中真正專門探討杜威對於工作活動這個概念所持主張的並不多，而且，平心而論，它們的論述仍有不盡周延、概念偏差，甚至有曲解或誤導的情事。

職是之故，本文寫作之目的即在以杜威的文字暨有關的文獻，解析杜威有關工作活動的主張，以便理解杜威提出工作活動的緣由、其對於工作活動概念的界定，以及其對於工作活動的教育價值所持有的論點，俾便掌握在杜威的心目中，工作活動作為其課程理論重要概念之一的真正涵義。

二、主要文獻概覽與評述

(一) 一手文獻概覽

作者以“occupations”為關鍵詞進入《杜威全集》的電子資料庫，⁴發現杜威在全部的三十八卷皆有關於此一概念的論述，其中以包含《學校與社會》(*School and society*) (1899) 及《教育情境》(*Educational situation*) (1901b) 等書在內的早期第一卷及中期第九卷的《民主與教育》(1916a) 最多；前者 120 次，後者 97 次。《學校與社會》中的第一章〈學校與社會進步〉(*The school and social progress*) (1899a)、第七章〈工作活動的心理學〉(*The psychology of occupations*) (1899c)、《民主與教育》第十五章〈課程中的遊戲與工作〉以及二十三章〈教育的職業層面〉(*Vocational aspects of education*) 等篇章正是杜威有關此一概念的主要論著。而 Kliebard (2004, pp. 60-61) 則認為，杜威於 1902 年所發表的〈原始心靈詮釋〉(*Interpretation of savage mind*) 一文是探討「工作活動」概念的最重要論著之一 (Dewey, 1902)。

另外，就杜威所創辦的實驗學校（以下有時逕稱杜威學校）推行工作活動的情況而言，則有〈大學附屬小學的組織計畫〉(*Plan of organization of the university primary school, 1895*)、〈手工訓練在小學課程的重要性〉(*The place of manual training in the elementary course of study, 1901a*)、1897 至 1898 年由芝加哥大學出版社印行的《大學記事》(*University Record*) 中一系列的實驗學校記事，以及兩位曾經在實驗學校服務的教師 Mayhew 和 Edwards (1936) 所著《杜

⁴ 作者在本文引用杜威的著作時，悉出自校勘本《杜威全集》電子版 (*The Collected Works of John Dewey, 1882-1953. Electronic Edition*)。該套全集計有：論著，包括早期 (1882-1898) 5 卷、中期 (1899-1924) 15 卷、晚期 (1925-1953) 17 卷、補綴 1 卷，共 38 卷；信件，4 卷；講演，1 卷。本文行文當中，係採 APA 規定的方式。文末參考書目中則會註明期別、卷別、起訖頁碼、發表年代，及篇目名稱。其中，早期者簡寫為 EW，中期為 MW，晚期為 LW，補綴為 SV (*Supplementary Volume*)。例如，MW1: 92 意指《杜威全集》的中期著作第一卷第 92 頁。

威學校：芝加哥大學實驗學校，1896-1903》(*The Dewey school: The laboratory of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1896-1903*) 等重要的文獻。

1899 年在芝加哥大學《杜威 1899 年教育哲學講義》(*Lectures in the philosophy of education : 1899*) 的第十八至二十六講，⁵及 1901 年六月 17-21 日在猶他州 Provo 市《楊百翰學苑教育專題講演記錄》(*Educational lectures before Brigham Young Academy*) 第 8 講〈課程的社會價值〉(Social value of courses) (Dewey, 1901-1902, pp. 211-347)，⁶還有前述的杜威在 1940 年以〈當前哲學論題的教育涵義〉為題的系列講演的講義，這三者也是有關工作活動主題的珍貴文獻。

這些文獻對於杜威提出工作活動的緣由、所根據的理論基礎、實務的作法，乃至對於概念的澄清與辯解，有十分完整而詳細的記載；這些都是本研究可以運用的一手文獻。

(二) 二手文獻評述

與本文主題有關的二手文獻，可概分為中文與英文兩類。就中文而言，作者以前述與“occupations”有關的譯名職業、作業、主動作業、活動作業、工作活動等關鍵詞，進入臺灣期刊論文索引、臺灣博碩士論文知識加值系統、中國期刊全文數據庫、中國優秀碩士學位論文全文數據庫，以及中國博士學位論文全文數據庫等中文資料庫搜尋，確認了在臺灣及中國大陸皆未見以杜威有關“occupations”的主張為專題撰成論文者，但是，在論文當中有相當比例的文字提及杜威有關“occupations”的主張，則有中國大陸的學者所發表的四篇期刊論文與一篇博士論文。

這五篇論文為：〈試論杜威的課程論思想——從“活動作業”到“分科教學”〉(李文奎, 1992)，〈論杜威的“主動作業”、“科目教學”思想〉(張雲鳳, 2008)，〈對杜威“主動作業”、“科目教學”思想的回歸〉(羅麗萍、謝雲天, 2011)，〈論杜威課程與教材觀的邏輯起點〉(易紅郡、繆學超, 2012)，以及〈杜威職業教育思想探究〉(康紅芹, 2014)。前四篇為期刊論文，第五篇為博士

⁵ 這是杜威於 1899 年在芝加哥大學所開設的「教育學 I B 19：教育哲學」(Pedagogy I B 19) 科，由學生所做的上課筆記，後來由 R. Archambault 編訂而成(請見 Archambault, 1966, pp. vii-viii)。Maxcy (2002, pp. xiv-xv) 對於杜威藉由課堂講演而逐漸形成其研究與撰著的過程，有生動的描述。又，第 18 至 26 講是亦即二月 9 日至三月 8 日之間進行的。

⁶ 這些專題講演的記錄，在陸續於當年年底及翌年在“White and Blue”(Provo City, Utah) 刊出。又，楊百翰學苑成立於 1876 年，是一所高中。1896 設大學部，1903 年改為楊百翰大學，仍收受高中學生以迄 1967-1968 學年始行停招高中學生。

專論

論文。

就英文而言，作者以“occupations”為關鍵詞進入美國南伊利諾大學卡本德爾校區杜威研究中心出版的《杜威研究目錄》（*Works about John Dewey, 1886-2016*）（Levine, 2016），查得〈杜威工作活動理論：為職業教育所提供的構想〉（John Dewey's theory of occupations: Vocational education envisioned）（Lakes, 1985）；〈杜威工作活動教學論：超現實的社會建構〉（Dewey on the pedagogy of occupations: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the hyper-real）（Palermo, 1993）；〈杜威工作活動論的教學價值分析：仍有教學論的價值嗎？〉（An analysis of John Dewey's notion of occupations: Still pedagogically valuable?）（DeFalco, 2010）；以及〈杜威與視頻電玩遊戲：由工作活動到摹擬的教育作法〉（Dewey and video games: From education through occupations to education through simulations）（Waddington, 2015），共四篇論文。茲謹以這九篇論文，作一番綜合的評述。

先看中文的五篇。仔細研讀這五篇論文，讓作者聯想到孔子所說：「見賢思齊焉，見不賢而內自省也」（論語里仁）。具體而言，這五篇論文固然有可「思齊」之處，但其引發作者自省的「不賢」之處則不少，茲試舉出其中犖犖大者二項。第一，有抄襲之嫌者。張雲鳳（2008）與羅麗萍、謝雲天（2011）這兩篇刊登於《文教資料》⁷的論文，有相當大部分的內容重複，前者文分三節：「苦苦尋覓的課程形態」，「高高舉起的主動作業」，「念念不忘的科目教學」，而後者則保留這三者，並另加一節「相濡以沫的課程共同體」。在後者的內文及參考書目中，皆未見前書。所以，後者有抄襲前者之嫌。

第二，有立論不盡周延之處者。例如，易紅郡、繆學超（2012，頁 122）指出：

學校採用的活動作業分為三類：一是材料性作業，如使用紙片、木料、皮革、布、金屬等材料；二是程式性作業，如折疊、切割、製圖、測量、製做模具等；三是工具性作業，如使用錘、鋸、銼、儀器等。活動作業的方式除了遊戲和競技外，還包括戶外旅行、園藝、烹飪、縫紉、印刷、紡織、油漆、繪畫、唱歌、演劇、講故事、閱讀、書寫等具有社會意義的主動作業。

將活動作業依材料、程式、工具等性質分為三類，又將活動作業另分一類為主動作業。這樣的分類似乎出諸任意或隨意（arbitrary），因而有不盡周延之虞。

⁷ 該期刊為南京師範大學主辦的省級學術期刊，於 1972 年 9 月創刊；請見 <http://www.wjzl.org/>。

另外，有不參閱杜威原文，而全賴中文翻譯者，或完全整理自二手文獻，連杜威原著亦不參閱者；還有，只列參考文獻，卻未在內文之中說明出處者……等等「不賢」之處，即不再贅言矣！

再看英文的四篇。Lakes (1985)〈杜威工作活動理論：為職業教育所提供的構想〉一文旨在指出，杜威工作活動理論為二十世紀倡導職業教育的人士提供了理論基礎。Lakes 解釋道，那些職業教育倡導者為了避免受人指責他們把職業教育等同於技術訓練，發現杜威在針對工作活動這個概念所作的討論，特別是杜威著重其社會層面的論述，正好合用。雖然，Lakes 正確描述了杜威有關職業教育的觀點，而且，也無誤地指出了杜威有關工作活動的概念包含社會層面的意義，但是，Lakes 卻忽略了對於杜威工作活動的主張，與一般人所持職業教育的觀點兩者在緣起與目的兩方面，都有著顯著的不同。換句話說，Lakes 把杜威有關工作活動的主張，與一般人所持的觀點混為一談了。

Palermo (1992) 的〈杜威工作活動教學論：超現實的社會建構〉一文，依據杜威《民主與教育》書中的論述為據，指出杜威所持有的是在教學上重視實作的學生中心為本質的教育理念。Palermo (1992, p.177) 說道：

此種教學論的重要成分涉及了一種懷舊的做法，希望回到過去那個以家庭農業經濟為核心的民主生活方式，讓兒童摹擬成人的各項工作活動。

所以，Palermo 認為杜威：

所呈現的工作活動乃是脫離政治現實的，也是不符合歷史時序的 (depoliticized and a-historical)。這是農業時代的烏托邦，比我們自己的現實世界較為有趣也較為文雅。(1992, p.177)

質言之，Palermo 的評論，主要的論點在於指出這種以「摹擬」(simulation) 故舊做法為本質的教學論不符合實際的狀況，更因而使得工作活動有成為「過度真實的事物」之社會建構的可能。

關於 Palermo 的評論，作者有二點反駁。其一，依據杜威自己在《學校與社會》書中及 Mayhew 和 Edwards (1936) 的報導顯示，當時杜威在實驗學校和教師們所共同推動的教學，都是真確實在的、積極活潑的工作活動，而非 Palermo 所指的「過度真實的事物」。由此可見 Palermo 的評論有失真確，甚至造成誤解。其二，依據下文才會提到的 Waddington (2015) 之見，這種讓十九世與二十世紀之交的兒童「摹擬」過去農業社會情況的「藉工作活動施教」

(education through occupations) 作法，正是杜威學校的核心要項之一。

DeFalco 所著〈杜威工作活動論的教學價值分析：仍有教學論的價值嗎？〉一文，指出杜威所倡導的工作活動這個概念，乃是由十九世紀末葉美國手工訓練運動 (manual training movement) 興起一股重視手工實作的風潮中比較獨特的一個版本，此種具有歷史發展觀點的討論，讓讀者明白杜威主張的歷史背景，頗為可取。而且，DeFalco 以《杜威全集》的早期 (1882-1898) 及中期 (1899-1924)，也就是橫跨 42 年之久的時間內，所發表的與工作活動有關的論著，摘要說明工作活動這個概念的起源、演進，以及其意義，所概覽的文獻齊全，所歸納的要點亦有可觀者。惟 DeFalco 直指杜威所倡導的工作活動這個概念，之所以成為學校課程的核心，重點在於其以「從做中學」(learning by doing) 為方法，則有失諸於偏狹之虞。其實依據下文所述，工作活動不只要求學生做，更引領學生進行溝通、探究、思考等更具教育意義的學習。⁸

Waddington (2015)〈杜威與視頻電玩遊戲：由工作活動到摹擬的教育作法〉(Dewey and video games: From education through occupations to education through simulations) 一文，既指出杜威「藉工作活動施教」主張的特色，又指出其應用在現代教育場域時的限制，進而指出以視頻電玩遊戲進行的「藉摹擬施教」可以突破這些限制，發揮杜威工作活動主張的特色。且不論該文深入理解了杜威的主張，又能應用現代科技落實之，只就其所針對杜威工作活動主張的特色，所作的申論與闡釋，就本文的立場而言，即最具參考的價值。惟為節省篇幅，作者在此暫不予說明，留待下文適當的場合再行引述。

三、研究方法與進行步驟

本文即在上述研究動機與目的之引導，以及主要研究文獻探討與評述的支持之下，就杜威的一手著作、以杜威為研究對象的二手著作，以及其他有關的文獻，作批判性的思考與分析，並且進行歸納與綜合的整理與評述。就研究進行的步驟而言，首先，蒐集並閱讀文獻。一面閱讀註記，一面分析整理，逐漸將原本零散的要點組合成為本文的分析架構。其次，形成分析的架構。最後，則依此架構撰寫而成本文。

具體而言，本文分為五節，第一節前言說明研究動機與目的、主要文獻探討與評述及研究方法與進行步驟；第二節分析杜威提出工作活動主張的緣由；

⁸ Dewey 於晚年接受訪談時，對於不少人誤認他始終堅信「從『做』中學」，頗不以為然，並對人們總是斷章取義，而未理解其重視思考的一貫主張，深表遺憾。他更直言：「我不信只靠做就可以學習，重要的是做事時的想法。不明智的做法會導致學習到錯誤的事物」(Dewey, 1949, p.259)。

第三節說明杜威對於工作活動概念的界定；第四節闡釋杜威對於工作活動之教育價值的論點；最後，第五節則為結論。

貳、杜威提出工作活動主張的緣由

一、早年經驗

在杜威少年時代，正處於傳統農業與現代工業時代的交會，周圍的親友包括他自己都分擔了家務活動和其他工作活動的責任，因而從中獲得了具體而實際的學習經驗。

那麼，杜威從事過哪些工作活動呢？誠如杜威的女兒們所撰的〈杜威傳記〉(The biography of John Dewey) 所示：杜威與同齡的親友，暑假時常到外祖父的農場、表親開設的鋸木廠和磨粉廠，還有稻草包紮廠和石灰窯等地幫忙，也在平時運送報紙，以及清點由加拿大運到靠近湖邊工場的木材等工作，賺取購買圖書的款項。這麼做：「只是為了要讓他們能夠有參與家務活動的機會」(J. M. Dewey, 1939, p.8)。

或許這些經驗與他日後對於傳統的教學內容和方法屢有批評，而提倡以工作活動為核心的革新教育，有相當大的關聯。〈杜威傳記〉即明言：「此一少年時代的環境，對約翰·杜威教育理論的形成有很大的影響」(J. M. Dewey, 1939, p.9)。

二、實務觀察

1884年秋季，杜威取得博士學位，即前往密西根大學擔任哲學系講師，展開了他在大學數十年的任教生涯。1888年秋，轉赴明尼蘇達大學任教一年後，1889年再度回到密西根大學，以迄1894年應聘芝加哥大學擔任哲學系（含心理學和教育學）主任。這些年間，因子女相繼出生而對於教育問題有了直接的體認；⁹更因為與密州教育人員的密切互動，乃至在1896年至1904年創辦的實驗學校，都增加了他對於教育實務問題觀察的機會（吳俊升，1983；Dewey, 1930；Dykhuisen, 1973；J. M. Dewey, 1939；Kliebard, 1992；Kliebard, 2006；Martin, 2002；

⁹ 杜威孩子 Fred (1887-1967)、Evelyn (1889-1965)、Morris (1892-1895) 先後出生，激發了他對於兒童教育的興趣，也促發了他創辦一所實驗學校的想法。1896年，在芝加哥大學創辦了實驗學校之後，更讓他將研究的興趣導向於教育的問題（Mayhew & Edwards, 1936, p.446）。隨後，Gordon (1896-1904)、Lucy (1897-1983) 和 Jane (1900-1976) 又陸續出生（單文經，2015，頁39；J. M. Dewey, 1939）。

Mayhew & Edwards, 1936; Schillpp, 1951, pp. 611-683)。

杜威將這些實務觀察的心得與見解，發表而成的教育專著不少，其中以工作活動為主題者，已在本文第一節介紹的一手文獻中提及，此地不再贅述。我們只要看了杜威於 1893 年發表的〈自我實現為道德理想〉(Self-realization as the moral ideal) 中的一段文字：

如果有人要我就教育的精神當中，指出最必需改革的事項，我應該會說：不要再把教育當作只是為以後的生活作準備，而應該要充分實現於目前生活中的意義。(Dewey, 1893, p.50)

即可明白杜威主張以工作活動做為教育或課程活動的中心，即是因為兒童能從中獲得「實現於目前生活中的意義」。

三、學理反思

杜威在《杜威 1899 年教育哲學講義》的第十八至二十六講 (Archambault, 1966, pp. 187-264) 中，曾就 19 世紀末葉盛行的以 C. W. Eliot (1834-1926) 及 W. T. Harris (1835-1909) 為代表的形式訓練說 (formal discipline)、赫爾巴特論者的統覺 (apperception) 說及興趣論，還有以 G. S. Hall (1844-1924) 為代表之兒童研究論者的自然發展 (natural development) 論及文化階段與複演 (cultural epoch and recapitulation) 說等課程理論，進行學理的反思。

舉例而言，杜威確認手工訓練或工作活動之重要性的〈手工訓練在小學課程的重要性〉(1901a) 一文，即是以這些學理的反思為基礎而形成的主張。他認為兒童會因為參與「和生活直接相關的、具有社會意義的工作活動」(Dewey, 1901a, p.231)，而習得理解「這些活動對人類所具有的意義 (human significance)」(Dewey, 1901a, p.236)，熟悉「人類生產與成就的法則」，運用「人類掌握自然的方法」，乃至「主動針對需要人類努力去解決的問題進行探究」(Dewey, 1901a, p.235) 等知能。

四、思潮引領

依 Kliebard (1999, pp.1-25) 的說法，全美手工訓練運動興起於 1876 年費城百年博覽會 (Philadelphia Centennial Exposition)，其後 20 年間蔚為一股學校教育改革思潮，各地爭相設立以手工訓練為主旨的公私立中等學校，並且於 1895 年由全美教育協會 (National Education Association) 所發表的《初等教育十五人委員會報告》(Report of the committee of fifteen on elementary education)

¹⁰，將手工訓練列為小學七、八年級的教學科目之一。杜威在 1896 年創立的實驗學校，也設有手工訓練一科 (Dewey, 1895, 1897)。

不過，必須指明的是，杜威的早期著作（如《學校與社會》）之中常將手工訓練與工作活動兩個語詞交互使用，到了稍後的著作（如《民主與教育》）則較常用工作活動一詞，並且進而將工作活動與職業教育取得聯結。作者以為此中有二層重要的意義。第一層，杜威之所以提出工作活動的主張，與 19 世紀末葉全美手工訓練運動的思潮，確實有直接的關聯。

更值得注意的是第二層，杜威把兒童參與這種與生活直接關聯、且具有社會意義的工作活動，因而習得的以主動探究與解決問題來掌握自然的方法等知能，與他所主張的廣義職業教育，亦即要讓教育的實施帶有職業層面的意義，兩者加以貫通，並且在日後多方倡導，試圖將當時偏狹的職業教育風潮，引領到廣義職業教育的方向上。¹¹

綜合本節所述，杜威早年的生活經驗，讓他親身參與了家庭、農場、工廠與其他地方的各種工作活動，及長因為養兒育女與進入學校現場的經驗，而有觀察學校教育實務的機會，進而理解工作活動是讓兒童與青少年獲得有意義教育的重要作法，再加上他不時進行實務與學理的反思，又在受到當時流行全美的手工訓練運動思潮影響的同時，還提出了廣義的職業教育，試圖引領此一風潮。這些緣由，使杜威針對工作活動的概念提出了獨具特色的主張。

參、杜威對於工作活動概念的界定

前曾言及，杜威的早期著作之中常將手工訓練與工作活動兩個語詞交互使用，到了稍後的著作則較常用工作活動一詞。這一節先說明當時一般人對手工訓練概念的界定，再敘述杜威對於工作活動概念的界定。

¹⁰ 請見 <https://archive.org/details/committelemedu00natirich>。

¹¹ 杜威在那段時間發表許多這一類文章，例如〈目前工業教育運動的危險〉(Some dangers in the present movement for industrial education) (Dewey, 1913)，〈工業教育的一項政策〉(A policy of industrial education) (Dewey, 1914)，〈一種錯誤的工業教育〉(Industrial education – A wrong kind) (Dewey, 1915a)，〈學校體系的分裂〉(Splitting up the school system) (Dewey, 1915b)，〈工業民主中工業教育的需求〉(The need of an industrial education in an industrial democracy) (Dewey, 1916b)，〈學會謀生：職業教育在綜合體制下的地位〉(Learning to earn: The place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in a comprehensive scheme) (Dewey, 1917)。請注意，杜威順應當時的作法，有時把職業教育逕稱為工業教育。惟大家都明白：工業教育是職業教育的一種；二者不完全等同。

一、當時一般人對手工訓練概念的界定

依據 Defalco (2010, pp. 83-84) 的說法，當時一般人對於手工訓練的界定至少有下列四種：

第一，1884 年在紐約成立的工業教育協會 (Industrial Education Association, IEA)，主要是把工業教育引進課程。IEA 計畫把手工訓練引進小學，以便讓兒童能自我支持 (self-supporting)。而且，IEA 把手工訓練界定為與專門技藝訓練相反的工業或產業訓練 (industrial training as opposed to technical training)。這種看法，似有把手工訓練視為工藝 (industrial arts) 的意思。

第二，1896 年，美國手工訓練協會 (American Manual Training Association) 在哥倫比亞大學師範學院討論手工訓練時，主張其應包括泥塑模型、木板、剪刀、針線、摺紙、織氈、書套、折金屬線等。而紐約市教育委員會 (New York City Board of Education) 下設的科目與學校用書委員會 (Committee of Study and School Books) 則於 1887 年建議，手工訓練引進小學時應男女有別：男生應於一至五年級學習木板彎疊、金工、木工等，而女生則應於二、三年級學習烹飪，四至八年級學習縫紉。這種看法，亦與一般所理解的工藝意思相近。

第三，哥倫比亞大學校長 N. M. Butler 於 1908 年在紐約時報發表其將手工訓練等同於職業訓練的看法。他希望學生在接受六年小學教育之後即接受這種訓練。他認為這種訓練，可以在全時制的職業中學，以及夜間制的繼續教育實施。這種看法，逕將手工訓練等同於職業訓練。

第四，紐約州教育委員長 (New York State Commissioner of Education) A. Draper 則完全從職場的角度來看手工訓練。他對於小學只顧把學生送入中學，卻不訓練學生為職場的就業作準備，頗有微辭。他主張應該設立工廠學校及行業學校 (factory schools and trade schools)，俾便訓練學生成為良好的工人，以便獲得謀生技能。

二、杜威對於工作活動概念的界定

(一) 工作活動是一種真實生活的面對，而不只是訊息的給予

杜威 (Dewey, 1899a, p.8) 在〈學校與社會進步〉中指出，大家應該讓學生在「熟悉的工作活動」中接觸各種事物與材料，進行具體而實在的操作。這種工作活動讓學生「直接而親近地面對」真實的生活，體驗「生動與豐富」的學習。在這種學習過程中所習得的「注意力與判斷力」，絕對比只是為了「給予訊息而設置的訓練」強過許多。

(二) 工作活動是一種社會生活中的工作，而不是忙碌的勞動或操練

杜威在〈工作活動的心理學〉中指出，他所謂的工作活動是指一種「兒童把社會生活中所進行之某些形式的工作，加以重現的活動方式」，而不能把這些工作活動誤解為「為使兒童在書桌前，不再淘氣調皮或是無所事事，而派給他們的『忙碌的勞動』或是操練 (busy work or exercises)」(Dewey, 1899c, p.92)。

(三) 工作活動是一種智能的內在呈現，而不是一種娛樂的外在結果

杜威於〈手工訓練在小學課程中的重要性〉中指出，就兒童而言，以遊戲形式表達其活力的工作活動、建造工作、手工訓練等，乃是「與生俱來的智力之自然展現，也是其技能之最佳證明，而不是一種娛樂……的外在結果」(Dewey, 1901a, p.234)。兒童由工作活動的參與，而學習到智力與技能終會帶來效果；兒童更由這些效果確認其參與工作活動的必要，並且增強其持續參與的動機。更有進者，學習與探究的興趣從而引發，認識與理解的能力亦因而精進。

(四) 工作活動是一種自覺性的工作，而不只是一種動手的例行公事

杜威在〈工作活動的心理學〉中指出，「工作活動的傾向是要把最大限度的自覺性 (consciousness) 注入所做的任何工作中。」(Dewey, 1899c, p.93)。他所樂見的工作活動，是在兒童掌握某種工具或生產某種物品時，賦予兒童以理智的責任心，讓他們有選擇最適用的材料和工具之可能，並使他們有機會思考最切合自己的工作模式或計劃，且在能力範圍內覺察並糾正自己的錯誤 (Dewey, 1916a, p.205)。杜威認為，若只著眼於工具的操弄或產品的製造等外部的結果，而不關注實現這些結果的過程中「心理和道德狀態和成長」(Dewey, 1899c, p.93)，就只能稱之為「一種動手作的事」(manual) (Dewey, 1899c, p.93)，而不能稱為一種工作活動。因為在這樣的情況之下，「工作成了單純的例行公事或舊慣 (routine or custom)，而失去了其教育價值」(Dewey, 1899c, p.92)。

(五) 工作活動著重理智與實踐的均衡成長，而不只是行業職業技術的習得

杜威在〈工作活動的心理學〉中也指出，從心理學的觀點來看，工作活動之所以成為具有積極意義的活動，就在於它「維持了經驗的理智與實踐狀態之間的平衡」(Dewey, 1899c, p.92)。接著，他指出，作為一項工作活動，固然是「主動的或是機動的 (active or motor)；因為它通過身體器官——眼、手等表現出來。」(Dewey, 1899c, p.92)。但是，更重要的是，它也意味著「對於材料的持續觀察，以及慎重的籌劃與反省思考，以便確保實踐的或執行的部分可以順利進行。」(Dewey, 1899c, p.92)。所以，杜威總結道：「如此理解的工作活

專論

動，必會與那些主要著眼於行業活動的教育措施有所區分」(Dewey, 1899c, p.92)。而其不同之處，乃在於：「工作活動以自身為目的，也就是以成長而不是外在的效用為目的」(Dewey, 1899c, p.92)。至於成長，則是能將想法付諸實現，又能由實現的成果修正想法；想法與實現兩者持續不斷的作用帶動進一步的成長。

綜合本節所述，當時一般人對手工訓練概念的界定，多將其等同於動手作的工藝，或逕將其等同於職業訓練，亦有完全從職場的角度而對學校設置手工訓練一科頗有微辭者。然而，這些看法，與杜威心目中的工作活動概念，皆有一段距離。他反對把工作活動當作動手作的例行公事，也不是行業職業技術的習得，當然，更不只是訊息的給予、忙碌的勞動或操練，或者娛樂的外在結果；工作活動是真實社會生活中所面對的工作，是在理智與實踐均衡成長的前提下，一種自覺性智能的內在呈現。

肆、杜威論工作活動的教育價值

杜威在《民主與教育》書中第十八章〈教育的價值〉，專論各種與課程有關作法的價值時，指出「一項課程是否有價值，端視其是否有助於完成各種不同的目的而定」(Dewey, 1916a, p.240)。本此，作者就著杜威有關的文字，歸納其對於工作活動的三項目的，說明其教育價值。

一、滿足兒童需求、引發其學習興趣與動機

根據 Wirth (1966, p.131) 的引述，早在 1896 年的〈教育學入門課程講演〉(Lectures for the first course in pedagogy) 中，杜威即指出工作活動的安排，代表了「社會當中的基本歷程，以及人們用以達成其生活目的各種器具」。Mayhew 和 Edwards (1936, p.256) 在《杜威學校》中亦證實，杜威學校甫一開始，杜威就希望所安排的各項工作活動，能「供應基本的需求……純正且不受時間限制……其真實性質能激發兒童的興趣，帶動兒童的努力」。

杜威在〈學校與社會進步〉中則明示，「這些工作活動為兒童提供了真正的動機」(Dewey, 1899a, p.15)。他在〈學校與兒童生活〉中又指出，杜威學校以所設計的各項工作活動作為教育的起點，最初始的考慮是要妥善運用兒童與生俱來的四種本能（有時杜威以衝動、需求、興趣名之，以現代的用語則可稱之為動機）：「會話或溝通、探究或發現、建造或製作、藝術的表達」(Dewey, 1899b, p.30)。

另外，杜威在〈工作活動的心理學〉中，用了大半的篇幅敘述「關於工作活動心理學所啟示的另一項教育價值是興趣」(Dewey, 1899c, p.93)的緣由。他說：「毫無疑問，兒童對於工作活動具有強烈的興趣」(Dewey, 1899c, p.94)。他並且指出，如果讀者到任何一所正在實施這項活動的學校看看，就會對此深信不疑。而且，他有確切的理由相信，這些工作活動所能喚起的是「相當健康、持久且真正富有教育意義的興趣」，而不會是「單純的娛樂提供、刺激興奮或短暫臨時的興趣」(Dewey, 1899c, p.94)。杜威在〈手工訓練在小學課程中的重要性〉中更指出：

工作活動比其他任何學科，比閱讀或地理、講故事或神話，更能夠促發並帶動孩子身上最基本和最有活力的東西；……當他們訴諸個人的直接感知來取代符號和抽象概念的時候，從教育的理論和實踐來說，當然都是一種成就。但是，出乎感情並通過視覺和聽覺接收而得的印象，畢竟不是最終的結果。感知和印象必須轉化為行動、執行、實行、製作、控制和直接的活動，才是學習的目的。事實上，看和聽不是只留下印象；認真看和用心聽的時候，大腦、胳膊、雙手和雙腳都要動起來；這樣才是真正的學習。

職是之故，杜威認為：學校裡運用之各種形式的「工作活動、建造性的工作、手工訓練（不管怎麼命名）都必須放在重要的位置」（Dewey, 1901a, pp.234-235）。

二、增進兒童經驗、堅實其繼續求知的根本

如同上一小節所提到的，杜威在〈學校與社會進步〉中指出「這些工作活動為兒童提供了真正的動機」。緊接著，他指出：

工作活動賦予兒童第一手的經驗，使兒童接觸現實。……透過轉譯，把這些現實的經驗變成了具有歷史、社會與科學價值的事物，並且使得原本粗糙的經驗因而精緻、原本狹窄的心胸因而寬廣、原本短淺的見識因而遠大。隨著兒童心智在能力和知識方面的成長，它不再只是一項令人愉悅的工作活動，而逐漸變成理解事物的媒介、工具和手段 (Dewey, 1899a, p.15)。

另外，依據 Wirth (1966) 的說法，杜威在所創辦的實驗學校之中所安排的工作活動，提供了將兒童的學校與校外經驗加以聯結的機會。而且，這些工作活動也使得兒童對於學校的學習態度，轉變得更為積極。

其實，兒童入學固然要學習知識，也希望自己在能融入於學校與社會生活

專論

所進行的活動中。工作活動的實施，應該讓兒童感受到，教室並非孤立於其周遭的生活環境之中；亦即要他們體驗到，在學校所學習到的技能、知識，以及思考方式，都與家庭鄰里，乃至於其它時空的社會中所學習到的一切，具有相同的性質。Wirth 直指：「有了這樣的初始經驗（initial experience），就可以把兒童引導到更豐富的理智事項（intellectual fare）」（Wirth, 1966, p.131）。

Wirth 更進一步指出，杜威學校中的工作活動成為兒童成功展開其學習經驗的最佳保障。這些工作活動作為整個學校持續性規劃的一部分，固然為兒童提供了實務的學習經驗，但是，更重要的是，杜威學校的教師還試著把這些「年輕人的直接的經驗」轉化為「更為精緻化的、專門化的，以及有組織的知識」（Mayhew & Edwards, 1936, p.469）。

到了 1938 年，杜威還在《經驗與教育》（*Experience and education*）中再度提示：

從經驗中尋找學習材料，只是第一個步驟。下一個步驟，應該是漸進地將所經驗的材料發展得更完全和更豐富，而且要以更有組織的形式呈現出來，這種材料將會與提供給技術精良的成年人學習的教材形式逐步地接近。（Dewey, 1938a, p.48）

在杜威看來，符合兒童興趣、切近其生活經驗的工作活動，正是其繼續求取符合邏輯、有組織知識的根本。

三、培養兒童膽識、奠定其未來生活的基礎¹²

作者所用的「膽識」這個詞，是受到 Waddington（2015, pp.4-6）的提示。Waddington 把杜威在實驗學校所施行的「藉工作活動施教」的作法，與他後來所倡導之廣義職業教育的主張加以聯結，並以杜威所用的“courageous intelligence”一詞表示之。¹³

¹²作者原來是準用杜威於 1917 年曾發表過〈學會謀生：職業教育在綜合體制下的地位〉一文，將標題下為「培養兒童膽識、奠定其未來生活的基礎」。但考慮到，若以兒童為主訴對象，似不宜選用「謀生」一詞，乃改以較廣義的「生活」代之。

¹³劉時工（2012，頁 254）把這個辭譯成「膽識」，不失為一能把握該住其真義的「活譯」（思果，2003，頁 17）。喻郭飛（2015）亦將〈教育與社會變革〉（*Education and social change*）中出現的“courageous intelligence”譯為膽識，至於另外出現在 1949 年在〈科學時代哲學的未來：其角色更見重要〉一文的“courageous intelligence”如何譯法，則因該譯文所在的《杜威全集》晚期第十六卷尚未出版，不得而知。

作者以“courageous intelligence”為關鍵詞進入《杜威全集》的電子資料庫，確認了杜威除了在 1916 年《民主與教育》專論〈教育的職業層面〉的那一章用了這個詞之外，並於 1937 年在〈教育與社會變革〉(Education and social change) 中，還有 1949 年在〈科學時代哲學的未來：其角色更見重要〉(Philosophy's future in our scientific age: Never was its role model more crucial) 中也用了這個詞。杜威在這三個地方，都同樣把膽識解為：在面對公共與個人生活所帶來的各種挑戰時，能以實驗智慧與科學方法，進行深思熟慮，終而妥善因應的力量 (Dewey, 1916a, p.329; 1937, p.409; 1949, p.368)。

依 Waddington (2015, pp. 4-6) 之見，這種膽識的養成始於杜威學校所推動之再現農業與工業過程的作法。這種作法讓兒童摹擬農夫耕作、牧人飼羊、工人伐木、礦工採煤、商人售貨、修房蓋屋……等工作，不只是藉工作活動施教的唯一重要面向，更重要的是，這樣的作法除了讓兒童在體驗農工生產的過程，更能同時習得下列三項知能。

大家對這三項知能的前二項比較熟悉：其一，在講求自我紀律、認真工作的同時，能與人分享經驗、交換心得，求取共同進步，因而習得與人協作生活的智慧。其二，在用心設計工作規劃、動腦思考工作方法、動身動手步步為營、共同完成各項成品、認真檢討解決問題之方的同時，習得了系統、組織、分析、綜合為本質的科學探究精神與方法。

第三項知能比較獨特，它是 Waddington 融合了杜威有關科學方法融入公民教育的主張，與 1990 年代以 Lave & Wenger 提出的情境學習 (situated learning) 理論，而提出的名為「科技透明度」(technical transparency) 的一種「從社會角度理解科技的能力」(socio-technical understanding) (Waddington, 2010, pp. 622-624; 2015, p.5)。¹⁴這種理解能力的要旨在於，人們能在熟悉科技發展的歷史背景之前提下，掌握科技的內涵、方法，以及為社會帶來的影響，並能以創新的態度善用與開發科技。依 Waddington 之見，杜威在實驗學校即已透過所施行的工作活動，讓兒童習得此一能力。

依 Waddington (2015, pp. 5-6) 的說法，兒童在工作活動中習得之由協作生活的智慧、科學探究精神與方法，以及從社會角度理解科技的能力等所構成的膽識，正是杜威後來一直提倡的廣義職業教育所必須習得的生活知能之基礎。他在〈教育的職業層面〉專章的末了說道：

¹⁴若逕將“socio-technical understanding”直譯為「社會科技的理解」，不如意譯為「從社會角度理解科技的能力」容易理解。

凡是能確認職業有完整的理智與社會意義的教育，應該包括當前情況之歷史背景的教學；科學方面的訓練，俾便教導運用生產材料與工具的智慧與動力；並且學習經濟、公民與政治等知識，以便使未來的工作者接觸當前的各種問題與改進的方法。(Dewey, 1916a, p.328)

此一主張，與他早先為工作活動所作的界定，前後一貫，相互連續，都在彰顯：培養兒童膽識，俾便奠定其未來生活的基礎。

綜合本節所述，在杜威看來，工作活動的教育價值乃讓兒童有機會成為學習活動的主體與重心，期能滿足其需求、興趣、動機，並充實其學習與生活經驗、堅實其持續求知的動力與能量，俾便培養其具有既能自立自強，又能兼善天下之膽識，以奠定其未來生活的基礎。

伍、結論

杜威是在十九世紀後半葉美國中小學盛行的手工訓練運動思潮之下，綜合了他個人的生活經驗，以及他對於中小學教育實務的觀察，再加上他以豐富哲學基礎為依據對於教育理論進行反思而形成有關工作活動的主張。

杜威對於工作活動的主張，有其獨到的見解：工作活動應該是來自於兒童或學生的真實社會生活，因為它們是學生最為熟悉，最能引起興趣、滿足需求，且最能作為進一步學習的依據與基礎的經驗。然而，杜威一再提醒大家，這些直接的經驗固然有助於引發兒童或學生的注意，維繫持續學習的動機，但是，有意義的學習絕不能僅止於此，而必須在此之上，逐步引導兒童或學生進入必須運用抽象符號進行反省思考而獲得的有系統、有組織的知識。唯有如此，兒童或學生的學習才可能臻於紮實與豐富的境界。

從消極的方面來看，杜威提醒我們教育工作者，工作活動絕不是讓兒童或學生打發時間的嬉戲娛樂，也絕不是不斷重覆的例行公事，更不是只會依樣畫符的呆板技術，而是具有兼顧「經驗與體會、行動與思考、實用與理智、技能與知識」等學習潛能的一種既能工作，又能活動的工作活動。

最後，作者必須指陳，因受篇幅所限，關於杜威學校中工作活動實施的情況如何，其成效又如何，若欲將這些作法加以推廣的可行性如何？還有，分辨工作活動良窳的規準如何，工作活動與學科課程應如何加以聯繫等等問題皆無法論列，而有待另行撰文。

致謝

本文為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杜威教材組織論有關問題的探討】(MOST 103-2410-H-034-027-MY2) 部分成果。又，本文初稿曾於 2015 年 6 月 10 日發表於國立臺北科技大學技術與職業教育研究所舉辦之「2015 年技職教育永續發展學術研討會暨第 32 屆課程與教學論壇」。敬向諸位評論者及匿名審查者表示謝意。

參考文獻

- 吳俊升 (1983)。增訂約翰杜威教授年譜。臺北市：商務。
- 李文奎 (1992)。試論杜威的課程論思想——從“活動作業”到“分科教學”。**教師教育研究**，1992 (5)，21-25。
- 易紅郡、繆學超 (2012)。論杜威課程與教材觀的邏輯起點。**貴州師範大學學報 (社會科學版)**，2012 (1)，120-125
- 林玉体譯 (2000)。民主與教育 (J. Dewey 原著，1916 年出版)。臺北市：師大書苑。
- 思果 (2003)。翻譯研究。臺北市：大地。
- 康紅芹 (2014)。杜威職業教育思想探究 (未出版之博士論文)。天津大學教育學院職業技術教育學，天津市。
- 張雲鳳 (2008)。論杜威的“主動作業”、“科目教學”思想。**文教資料**，2008 年 1 月號上旬刊，76-78。
- 單文經譯注 (2015)。經驗與教育 (六十週年增訂本) (*Experience and education: The 60th anniversary ed.*, 1998) (J. Dewey 原著，1938 年出版)。臺北市：聯經。
- 喻郭飛譯 (2015)。教育與社會變革 (J. Dewey 原著，1937 年出版)。載於朱志方、熊文嫻、潘磊、喻郭飛、李楠譯，**杜威全集**，晚期第十一卷 (頁 320-326)。上海市：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
- 鄒恩潤譯 (1927)。民本主義與教育 (J. Dewey 原著，1916 年出版)。上海市：商務。

專論

劉時工譯（2012）。**學校與社會**（J. Dewey 原著，1899 年出版）。載於劉時工、白玉國譯，**杜威全集，中期第一卷**（頁 1-77）。上海市：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

羅麗萍、謝雲天（2011）。對杜威“主動作業”、“科目教學”思想的回歸。**文教資料**，2008 年 2 月號下旬刊，199-201。

Archambault, R. D. (Ed.). (1966). *Lectures in the philosophy of education, 1899 by John Dewey*. New York, NY: Random House.

DeFalco, A. (2010). An analysis of John Dewey's notion of occupations: Still pedagogically valuable? *Education & Culture*, 26(1), 82-99. Retrieved from <http://docs.lib.purdue.edu/eandc/vol26/iss1/art7/>

Dewey, J. (1893). Self-realization as the moral ideal. In L. Hickman (Ed.), *The collected works of John Dewey, 1882-1953* (Electronic ed.) (EW4: 42-53). Charlottesville, VA: Intalex Corp.

Dewey, J. (1895). Plan of organization of the university primary school. In L. Hickman (Ed.), *The collected works of John Dewey, 1882-1953* (Electronic ed.) (EW5: 224-243). Charlottesville, VA: Intalex Corp.

Dewey, J. (1897). The university elementary school: History and character. In L. Hickman (Ed.), *The collected works of John Dewey, 1882-1953* (Electronic ed.) (MW1: 325-334). Charlottesville, VA: Intalex Corp.

Dewey, J. (1899a). The school and social progress. In L. Hickman (Ed.), *The collected works of John Dewey, 1882-1953* (Electronic ed.) (MW1: 5-20). Charlottesville, VA: Intalex Corp.

Dewey, J. (1899b). The school and child life. In L. Hickman (Ed.), *The collected works of John Dewey, 1882-1953* (Electronic ed.) (MW1: 21-38). Charlottesville, VA: Intalex Corp.

Dewey, J. (1899c). The psychology of occupations. In L. Hickman (Ed.), *The collected works of John Dewey, 1882-1953* (Electronic ed.) (MW1: 92-96). Charlottesville, VA: Intalex Corp.

Dewey, J. (1901a). The place of manual training in the elementary course of study. In L. Hickman (Ed.), *The collected works of John Dewey, 1882-1953*

(Electronic ed.) (MW1: 230-237). Charlottesville, VA: Intelex Corp.

Dewey, J. (1901b). Educational situation. In L. Hickman (Ed.), *The collected works of John Dewey, 1882-1953* (Electronic ed.) (MW1: 257-313). Charlottesville, VA: Intelex Corp.

Dewey, J. (1902). Interpretation of savage mind. In L. Hickman (Ed.), *The collected works of John Dewey, 1882-1953* (Electronic ed.) (MW2: 39-66). Charlottesville, VA: Intelex Corp.

Dewey, J. (1901-1902). Educational lectures before Brigham Young Academy. In L. Hickman (Ed.), *The collected works of John Dewey, 1882-1953* (Electronic ed.) (LW17: 211-347). Charlottesville, VA: Intelex Corp.

Dewey, J. (1913). Some dangers in the present movement for industrial education. In L. Hickman (Ed.), *The collected works of John Dewey, 1882-1953* (Electronic ed.) (MW7: 98-103). Charlottesville, VA: Intelex Corp.

Dewey, J. (1914). A policy of industrial education. In L. Hickman (Ed.), *The collected works of John Dewey, 1882-1953* (Electronic ed.) (MW7: 93-97). Charlottesville, VA: Intelex Corp.

Dewey, J. (1915a). Industrial education – A wrong kind. In L. Hickman (Ed.), *The collected works of John Dewey, 1882-1953* (Electronic ed.) (MW8: 117-122). Charlottesville, VA: Intelex Corp.

Dewey, J. (1915b). Splitting up the school system. In L. Hickman (Ed.), *The collected works of John Dewey, 1882-1953* (Electronic ed.) (MW8: 123-127). Charlottesville, VA: Intelex Corp.

Dewey, J. (1916a). Democracy and education. In L. Hickman (Ed.), *The collected works of John Dewey, 1882-1953* (Electronic ed.) (MW9: 128-136). Charlottesville, VA: Intelex Corp.

Dewey, J. (1916b). The need of an industrial education in an industrial democracy. In L. Hickman (Ed.), *The collected works of John Dewey, 1882-1953* (Electronic ed.) (NW10: 137-143). Charlottesville, VA: Intelex Corp.

Dewey, J. (1917). Learning to earn: The place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in a comprehensive scheme of Public Education. In L. Hickman (Ed.), *The collected works of John Dewey, 1882-1953* (Electronic ed.) (NW10: 144-150).

Charlottesville, VA: Intelix Corp.

Dewey, J. (1930). From absolutism to experimentalism. In L. Hickman (Ed.), *The collected works of John Dewey, 1882-1953* (Electronic ed.) (LW5: 147-162). Charlottesville, VA: Intelix Corp.

Dewey, J. (1937). Education and social change. In L. Hickman (Ed.), *The collected works of John Dewey, 1882-1953* (Electronic ed.) (LW11: 408-417). Charlottesville, VA: Intelix Corp.

Dewey, J. (1938a). Experience and education. In L. Hickman (Ed.), *The collected works of John Dewey, 1882-1953* (Electronic ed.) (LW13: 3-63). Charlottesville, VA: Intelix Corp.

Dewey, J. (1938b). Logic: The theory of inquiry. In L. Hickman (Ed.), *The collected works of John Dewey, 1882-1953* (Electronic ed.) (LW12). Charlottesville, VA: Intelix Corp.

Dewey, J. (1940). Philosophy s131 Educational implications of current philosophical issues. In L. Hickman (Ed.), *The collected works of John Dewey, 1882-1953* (Electronic ed.) (SV1: 107-129). Charlottesville, VA: Intelix Corp.

Dewey, J. (1949). Philosophy's future in our scientific age: Never was its role model more crucial. In L. Hickman (Ed.), *The collected works of John Dewey, 1882-1953* (Electronic ed.) (LW16: 358-368). Charlottesville, VA: Intelix Corp.

Dewey, J. M. (Ed.). (1939). Biography of John Dewey. In P. A. Schilpp (Ed.), *The philosophy of John Dewey* (pp. 3-44). New York, NY: Tudor.

Dykhuizen, G. (1973). *The life and mind of John Dewey*. Carbondale and Edwardsville, IL: Sou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 Press.

Fenstermacher, G. D. (2006). Rediscovering the student in Democracy and Education. In D. Hansen (Ed.), *John Dewey and our educational prospect: A critical engagement with Dewey's Democracy and Education* (pp. 97-112). New York, NY: Teachers College Press.

Kliebard, H. M. (1992). Dewey and the Herbartians: The genesis of a theory of curriculum. In H. M. Kliebard (Ed.), *Forging the American curriculum: Essays*

in curriculum history and theory (pp. 68-82). New York, NY: Routledge.

Kliebard, H. M. (1999). *Schooled to work: Vocationalism and the American curriculum, 1876-1946*. New York, NY: Teachers College Press.

Kliebard, H. M. (2004). *The struggle of the American curriculum, 1893-1958* (3rd ed.). Boston, MA: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Kliebard, H. M. (2006). Dewey's reconstruction of the curriculum matters. In David T. Hansen (Ed.), *John Dewey and our educational prospect: A critical engagement with Dewey's Democracy and Education* (pp. 113-127). Albany, 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Lakes, R. D. (1985). John Dewey's theory of occupations: Vocational education envisioned. *Journal of Vocational and Technical Education*, 2, 41-47.

Levine, B. (2016). *Works about John Dewey, 1886-2016*. Carbondale, IL: Sou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 Press. Retrieved from http://deweycenter.siu.edu/_common/documents/Works%20About%20Dewey%202016.pdf

Martin, J. (2002). *The education of John Dewey: A biography*. New York, NY: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Maxcy, S. J. (2002). General introduction. In S. J. Maxcy (Ed.), *John Dewey and American education* (pp. ix-xxiv). Bristol, England: Thoemmes Press.

Mayhew, K. C., & Edwards, A.C. (1936). *The Dewey school: The laboratory school of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1896-1903*. Retrieved from <http://www.archive.org/stream/dewey-school-the-la-008095mbp/dewey-school-the-la-008095mbp-djvu.txt>

Palermo, J. (1993). Dewey on the pedagogy of occupations: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the hyper-real. In H. Alexander (Ed.), *Philosophy of Education 1992: Proceedings of the Forty-Eighth Annual Meeting of the Philosophy of Education Society* (pp. 177-186). Urbana, IL: University of Illinois.

Schillpp, P. A. (Ed.). (1951[1939]). *The philosophy of John Dewey*. New York, NY: Tudor.

Waddington, D. I. (2010). Scientific self-defense: Transforming Dewey's idea of technological transparency. *Educational Theory*, 60(5), 621-638.

專論

Waddington, D. I. (2015). Dewey and video games: From education through occupations to education through simulations. *Educational Theory*, 65, 1-20.

Wirth, A. (1966). *John Dewey as educator: His design for work in education (1894-1904)*. New York, NY: John Wiley & Sons.

An Analysis of John Dewey's Theory of Occupations

Wen-jing Shan *

Divided into five sections, the paper aimed at analyzing John Dewey's theory of occupations by reviewing his work and related literature. The first section contained the background and the aims of the research, the main literature reviews, and the research methods and procedures. In the second section, the reasons why Dewey promoted the theory of occupations were provided with explan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his reflections on early life experiences, observation of educational practices, theoretical reflection, and leading thoughts about education. Dewey's definition of occupations was then included in the third section, along with an analysis of other contemporaries' ideas about manual training. It was emphasized that, according to Dewey, occupations are arranged as learning jobs with balanced intellectual and practical functions in real social contexts, rather than as merely busy work or routine manual work. The fourth section consisted of the interpretation of Dewey's points of view about the educational values of occupations from the following aspects: satisfaction of children's needs, stimulation of children's interest and motivation for learning, enrichment of children's experiences, enhancement of their base for continuous pursuit of knowledge, and cultivation of their courageous intelligence to set up the foundation for their future life. The paper was concluded with the fifth section, where several concluding remarks were made.

Keywords: John Dewey, occupations, manual training movement

* Wen-jing Shan, Professor, Teacher Education Center, Chinese Culture University

Corresponding Author: Wen-jing Shan, e-mail: wjshan@ntnu.edu.tw

